

为了一条健康的长江

■李鑫

新时代之歌

【上篇：1998·抗洪】

我和长江最早的“结缘”，是和灾难有关。

1998年夏，长江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洪水灾害。数万军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奔赴长江抗洪一线，这是解放战争渡江战役以来，我军在长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动。当时，我作为军报记者，也在第一时间匆匆赶到湖北，在长江沿岸，目睹了军民不顾生死、抗击洪峰的一个又一个感人场面。

那年夏天天气极其炎热。我的第一站，便是赶往已经决开口子的簰洲湾。

或许对大多数人来说，每一天所经历的日出日落都是平淡无奇的。但当灾难突然降临，命运则会把我们推到极端之地。那一天的夜晚，滔天的洪水在狂风暴雨中突然撕破江堤，扑向簰洲湾。洪水中，数万人正在挣扎逃命。一个叫江珊的6岁小女孩抱着一棵碗口粗的小树，任凭洪水如猛兽一般撕咬。她坚持了9个小时，直到赶来的武警官兵把她救到冲锋舟上。世界在那一天，深深记住了一个小女孩。

后来，战友们为了救他，在他身上绑上绳子，用尽力气才把他从有着强大吸力的管涌口拉了上来。看着他苍白的脸，他的团长扑上去一把将他紧紧抱住……

军人的忠勇，一直感动着和我们同行的作家刘醒龙。我们所写的抗洪救灾新闻报道，刘醒龙几乎每篇稿子都参与修改。最出人意料的是，他还“强烈要求”在报道员的后面署上自己的名字。一位知名作家热切要求参与消息“挂名”，让人颇为意外，而他却一脸神圣。他说，作为一个作家，此时能在长江大堤上见证解放军战士不惜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铁壁铜墙，是最值得纪念的。新闻报道虽短，署上名字，就是对军人的致敬！

又一次洪峰在官兵的严防死守中过去了。那是一个月亮昏黄的夜晚，貌似被制服的江水依然汹涌向前。江堤上，不少劳累至极的战士席地而眠。我

在《解放军报》撰写的《难忘的九八抗洪斗争》中记载：“湖北沙市水位达到44.95米的历史最高纪录，已突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分洪警戒线，且呈上涨趋势。这时的形势是：如果此时炸堤分洪，长江北岸将是一片泽国，上千万人无家可归；如果不分洪，一旦决堤，历来有‘九省通衢’之称、内陆最大的商贸和金融流通中心的武汉市将遭灭顶之灾，几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连同已有2500年历史的无数名胜古迹将陷入汪洋大海。”

为了保住长江大坝，保护沿岸几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经反复论证，党中央决定暂不分洪，抗洪部队全部上堤，死守决堤。

那些日子，我们见证了长江大堤上太多太多的感人故事。在石首，江边稻田里面的水位突然上涨，发生了管涌险情。部队迅速让几位水性较好的战士潜入江中摸排。战士们很快发现一个鸡蛋大的管涌口。管涌口吸力很强，若不及时堵上，极有可能酿成决堤之祸。一位水性较好的战士见此险情，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贴上去，堵住了那个吸力强劲、不断扩大的管涌口。

战友们知道这样太危险了，纷纷上去拉他，他却打出了一个手势，让大家赶快浮上水面报告险情，他在那里继续坚守。这个扑向管涌口的战士，不就和当年黄继光扑向敌人枪眼的那一刻一样吗？

站在大坝门型的红色吊机之下，望着烟波浩渺的江面，最早涌入脑海的，便是作为一个军人，或者说一个参加过‘98抗洪的军人对三峡大坝主要作用的探寻。这个从2006年5月20日就建成的三峡大坝主体工程，是否已经回答了当年作为抗洪者的我们所期盼、所提出的问题？

三峡集团副总经济师杨骏是个一接触就能感受到其深厚学养的人。他知识渊博，充满睿智，对三峡大坝的情况，更是烂熟于心。在他介绍的许多情况里，我觉得有一个数字回答了当年作为抗洪者的期待。杨骏说：“自从‘98抗洪之后，长江上游并非没有遇到极端天气，有些大暴雨已远远超出‘98抗洪时的状况，但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221.5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使长江中游各地区的防洪能力有较大提高，防洪调度的灵活性也大大加强。加上长江沿岸的堤岸防护更加坚固，水利工程防洪网已经基本建成，很明确，长江流域洪灾肆虐的状况已得到有效调控。”

面对雄伟的三峡大坝，它让一个军人由衷发出感慨。在洪水灾难面前，假如说军人不惜以血肉之躯筑起了千里长堤，而三峡大坝，则以科技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的长江水患问题，堪称是一座科技创新的丰碑。

在三峡左岸电站，我看到中控室里仅有三个技术人员在工作中，数据在屏

幕上一目了然，电站智能化的运行方式令人深深折服。这些细节，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硬核力量。

在去三峡之前，想象中的三峡水库就是毛主席诗词中的“高峡出平湖”之境。其实，三峡水库并非是盆形，而是一线形的。与我们同行的三峡传媒副总经理徐祖苗介绍说，三峡水库长度600多公里，平均宽度仅1.1公里，其下游段是千回百转的河谷，这对对河水形成有力的约束和缓解。

那一天，在三峡大坝的翼侧，我们观看过往的船只是怎么通过三峡大坝的。但见负责密闭分隔各级闸室的闸门自如地切合，让人完全想象不出它是个庞然大物。三峡集团全媒体编辑中心主任尹良润告诉我：闸室的一扇门有1500多平米，必须严丝合缝，垂直误差不能超过2毫米。单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不能不佩服三峡建设者对其坚固与稳定的追求。

“跟着中国三峡一起走江河”，那几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让人心中踏实的三峡大坝，同时也见证了三峡人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和环境建设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当我从国之重器的三峡大坝一路看过他们在长江大保护中所进行的岸线整治修复、生态修复、污水处理等一系列行动，我突然就想起2010年4月玉树发生大地震时，我在青海“三江源头”所看到的景象。

雪山皑皑，洁净的雪水在冰崖之上沉静地滴下，汇入小溪，汨汨地流向远方。这难道就是长江的童年吗？它是那么纯净、那样安然，全然没有我在抗洪时看到的长江那么凶猛与垂死。这一切，让我对奔腾的长江有了无限的遐想。

习主席在2018年4月视察三峡工程时，勉励大家继续做好长江保护和修复工作，守护好这一江碧水。多么殷切的嘱托！一条大河，也许会在奔流中遭遇诸多的外在因素，因此变得性情暴躁甚至染上其他疾病。但我们应该清楚，它的任何状态都与人类息息相关。健康，是一个人的追求，也是我们对长江的期待。我们足以相信，随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长江，不仅会隐去洪水肆虐的狂暴性格，而且一定会变得更加恬静安然，同时又不失勃勃生机。

习主席在2018年4月视察三峡工程时，勉励大家继续做好长江保护和修复工作，守护好这一江碧水。多么殷切的嘱托！一条大河，也许会在奔流中遭遇诸多的外在因素，因此变得性情暴躁甚至染上其他疾病。但我们应该清楚，它的任何状态都与人类息息相关。健康，是一个人的追求，也是我们对长江的期待。我们足以相信，随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长江，不仅会隐去洪水肆虐的狂暴性格，而且一定会变得更加恬静安然，同时又不失勃勃生机。

习主席在2018年4月视察三峡工程时，勉励大家继续做好长江保护和修复工作，守护好这一江碧水。多么殷切的嘱托！一条大河，也许会在奔流中遭遇诸多的外在因素，因此变得性情暴躁甚至染上其他疾病。但我们应该清楚，它的任何状态都与人类息息相关。健康，是一个人的追求，也是我们对长江的期待。我们足以相信，随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长江，不仅会隐去洪水肆虐的狂暴性格，而且一定会变得更加恬静安然，同时又不失勃勃生机。

习主席在2018年4月视察三峡工程时，勉励大家继续做好长江保护和修复工作，守护好这一江碧水。多么殷切的嘱托！一条大河，也许会在奔流中遭遇诸多的外在因素，因此变得性情暴躁甚至染上其他疾病。但我们应该清楚，它的任何状态都与人类息息相关。健康，是一个人的追求，也是我们对长江的期待。我们足以相信，随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长江，不仅会隐去洪水肆虐的狂暴性格，而且一定会变得更加恬静安然，同时又不失勃勃生机。

习主席在2018年4月视察三峡工程时，勉励大家继续做好长江保护和修复工作，守护好这一江碧水。多么殷切的嘱托！一条大河，也许会在奔流中遭遇诸多的外在因素，因此变得性情暴躁甚至染上其他疾病。但我们应该清楚，它的任何状态都与人类息息相关。健康，是一个人的追求，也是我们对长江的期待。我们足以相信，随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长江，不仅会隐去洪水肆虐的狂暴性格，而且一定会变得更加恬静安然，同时又不失勃勃生机。

梦的起点

■孙武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初冬时节，我到国防大学军事训练基地出差，再一次回到原南京政治学院三号院。重归梦的起点，处处熟悉的场景又一次拨动心弦。深吸一口溢满树木清香的空气，沁人心脾，我情不自禁地闭上双眼，任思绪穿越葱茏岁月，那时那地，回忆满满，情意满满。

1996年，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南政学员，还未领略金陵城的繁华绮丽，就来到江北偏远的训练基地接受考验。九月开学季，正赶上“秋老虎”。烈日炎炎下，齐步正步跑步，踢腿摆臂敬礼。站在操场上，我感觉时间仿佛凝滞，四肢僵硬酸痛，只有汗水在不停地流淌，湿透了军衣，绽出一朵朵盐花。镜中的自己，肤色一天比一天黝黑，体魄也更加强健。还清楚记得，有一个周末学员队组织到镇江泡温泉，那份难得的痛快舒畅让每个毛孔都通透舒坦。返回路上，微风拂面，大家边走边欣赏田园风光，格外心旷神怡。未几，一声“跑步带回”口令响起，沿途风景再美也无限欣赏，跑回营区又是一身臭汗。兄弟们都苦笑着吐槽，看样子这泡泡泡“早”了！

新训班长是老老兵，对日常养成要求很严，大家刚挂上红肩章两天，还沉浸于耍帅和新鲜，他便毫不留情地要求我们将稍长的头发推剪。和头发一起被修剪的还有散漫的个性。记得有一次听错了口令，我误跟排头跑回宿舍，索性将错就错，躲在宿舍偷懒，结果迎来的是一顿严肃的批评。但训归训，管归管，在朝夕相处中，我们苦累同担，情同手足。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半掩扉。”霜降时节，师部紫泥农场的晚稻熟了，连队奉命去协助收割。农场位于龙海县的海边，是部队人工填海而成的，水天一色的稻田抬头望不到边，唯见海鸟在天空中展翅翱翔。入伍第一年春季，我去插过半个月的秧，黎明就下田劳动，整天一身泥水，印象深刻。

不巧的是，连队正要出发时，我病倒了，持续高烧，打针吃药好几天均未退烧。团卫生队的管床军医怕耽误治疗，建议连队送我去驻地漳州175医院会诊。

上午电话打到连队，一支烟工夫，连长方明海火急火燎地来了。一进门他便扯开嗓门：“秀才，想来想去，还是我送你去175医院放心。”我在连队写黑板报和广播稿小有名气，战友们都喜欢这样叫我。说完，他麻利地帮我收拾好生活用品，拉着我来光明山下的团部门口，爬上了一辆去漳州办事的解放车。

方连长是广东人，家乡口音浓，脸黑精瘦，步子生风，两眼传神，首赴南疆参战，轰掉敌暗堡，荣立战功，是有名的神炮手。可他从不居功自傲，爱兵如子，对战士的事特别上心，在连队威望甚高。

卡车沿着通往市区的沙子路向前驰骋，我思虑万千，担心病情一时好不了，担心住不上院……连长见我心事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知道他这是在安慰我，也是在告诉我，有他陪着我，尽管放心。

当连长带着我赶到175医院门诊挂上号时，已近上下班。军人门诊的军医了解我的病情后，认为不必住院，准备开点药让我带回去吃。

回去？方连长一听急了，耐心给医生解释，我已住进团卫生队住了三四天了，仍高烧不退，加上连队要去农场割稻子，无人照顾我，请一定收下我住院治疗。军医见我确实烧得不轻，连长又如此心切，动了恻隐之心，答应收我住院。谁知打电话到病区，当天没有床位，要等有人出院再说。

刚看到的一点希望，如肥皂泡般破了。军医一脸无奈，连长心急如焚。要知道，我的病情不能等，连队开拔也不能等。连长将一双又粗又黑的手搓得直响，一向雷厉风行的他，一时也有些犯难。

我和连长沮丧地出了门诊大楼，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相对无言。蝉在浓荫蔽日的树上鸣唱，令我的心情更是烦躁不安。我知道，从漳州回光明山团部每天下午只有一趟班车，错过了这趟车，回去要转车，最后还得从驻地程溪镇走七八公里回连队。

一阵风吹来，我突然想起医院有个姓张的护士长，是我萍乡老乡。连长得知后，宛如战场上迎来了救兵，脸上倏地露出了笑容。我们见到穿白大褂的人就上前打听此人，先后问了有五六人，总算有人告诉我们，张护士长在传染科上班。

医院门诊部的左边有片茂密的树林，传染科藏在林子里面，与院里的病区有一段距离。这时想到千万不能错过班车，我坚决不让连长再陪我了。连长起初不赞同我的请求，把一个高烧不退的兵丢在医院门口，对他来说，犹如把一个兵丢在阵地一样。我再三保证会想办法，实在不行就在旁边的招待所住一晚，他这才一步三回头地走了。我知道孰轻孰重，因为连队更需要他。其实将他赶

如今，每次去超市看见荔枝罐头，我总是喜欢用手触摸一下，那一刻仿佛握住了方连长那双温暖粗黑的大手，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军旅生涯中那些曾经关心鼓励过我的人……



旭日东方(中国画) 林仲祖作



长征

第4725期

光荣花

■台浩高群

精短小说

想象，给生活插上翅膀

火车渐行渐快，李牧使劲扭头望向车窗外挥手作别的战友，眼眶中的泪水滑下来，滴落在胸前的大红花上。

8年前初春的一个清晨，李牧冒着漫天细雨，冲上山坡，在爷爷的坟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头。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18岁了——终于到了可以当兵的年纪。

李牧的爷爷李国11岁就踏上了红军的队伍，一走就是15年。晚年双目失明的李国，常常坐在村头讲述战争年代的峥嵘往事，引来一群小听众凝神倾听……受爷爷的影响，李牧的心里从小就打下了军人的烙印：军旅题材的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听到村里的征兵广播更是躁动不安……

“妈，我体检去了。”终于到了征兵的那一天。一声鸡鸣叫醒了黎明，一大早，李牧就坐上了村口的三轮车。车轮滚滚，他的心在欢快地跳动，梦想也愈加清晰……李牧终于戴着大红花走进了军营。